

(南非) 纳丁·戈迪默 著

梁永安 译

偶遇者



Nadine

Gordimer

漓江出版社

(南非) 纳丁·戈迪默 著

梁永安 译

偶遇者

Nadine
Gordimer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THE PICKUP

by Nadine Gordimer

Copyright: © 2001 by Felix Lieensing BV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at united agents
through Big Apple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5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15-13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偶遇者/(南非)纳丁·戈迪默(Gordimer, N.)著;梁永安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5.10

(纳丁·戈迪默作品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Pickup

ISBN 978-7-5407-7612-1

I. ①偶… II. ①戈… ②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南非(阿扎尼亚)—现代 IV. ①I478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4899号

责任编辑:周向荣

照排:何萌

装帧设计:居居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7.375 字数:150千字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3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献给莱因霍尔德、欧莉安和雨果

让我们到另一个国度去吧……

只要说出那个字，

余者皆在不言中。

——(英)威廉·普洛默(William Plomer)

掠食者团团围住猎物。那是一辆小轿车，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子。电池失灵了。大大小小的出租车、轿车、小巴士、厢型车、摩托车挤成一团，一群破口大骂的交通暴民让混乱形势更难以控制。快开走！该死的蠢女人！*Idikazana lomlungu, le!* 她双手从方向盘上扬起，手掌张开，表示无奈。他们继续用推挤和按喇叭来表示不耐烦。最后，她干脆下车，面向他们。一个靠为车子找停车位讨点钱的失业黑人灵活地穿过车阵，用头向她比了比：“别慌，别慌，把车弄到这里来。来！”接着又模仿操控方向盘的动作。另一个跟他一样的人随之出现，合力把她的车子推到一个停车位里。马路上的车流马上恢复汹涌之势。她伸手在皮包里摸索时，他们站着，面无表情地望向她身后。一个老手快速瞄了一眼她从皮包里伸出来的手，然后以眼神示意那个马路老大：这份酬劳，绝对让人满意。她说了些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他们之类的话。他接过钱，放入那条修剪得不合尺寸的裤子口袋里，微微一笑，目光随后又去搜索下一辆找停车位的汽车。这时，一个女摊贩（身上披着一条像披肩的毛巾，踞坐在一个水果箱上，面前摆着一些待售的发梳、刮胡刀、羊毛帽和头痛药）高声向他喊了一句什么。那年轻女子虽然听不懂她的语言，但知道一定是调侃的话。

你看到过，我看到过；这样的场面，你我都目睹过。一个女的汽车抛锚，形成交通堵塞——这样的事，每天都会在这个城市、在每一个城市上演。但你事后不会去回忆它，也不会知道那女的是何许人。但我却知道。因为从她的目光中，我看出了这件寻常的马路尴尬事件将会有什么后续的发展；知道她将会朝哪里走，要做什么事。她双手向上一扬，手掌张开。

那个年轻女子走在一条大街上，这条大街所呈现的林林总总，都是她父母那一代的习俗与法律所不允许的。在酒吧和咖啡馆里打破旧禁忌一向都是年轻人的分内事，因为他们都是率性而为，对世界的容忍也是有选择性的。她要去的地方，是她惯常去的地方，是一个不用事先约定，就可以碰到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的所在。L.A.咖啡馆。也许打这条街上走过的大部分人，都不知道这两个大写字母代表的是洛杉矶^①，而以为那是店主姓名的缩写，就像那些以“斯塔夫罗斯”或“基蒙”为名的老式希腊街角商店一样。EL-AY咖啡馆。^②店主取这个名字，也许为的是让客人联想起一种足以与他们的生活相称的异国风格；又也许他把洛杉矶和旧金山搞混了^③。不管怎样，这个名字都是一个宣言，宣示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地方。尽管如此，客人中间仍有一些是这个街区的老住户：一些老去的嬉皮士或左派犹太人，一些20年代移民至此却没有发迹成为中产阶级的祖父辈。从乡村地区流入的农民在外面肮脏的街道上行乞并交头接耳。人行道理发摊子上的碎发被吹到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。来自刚果和塞内加尔的妓女坐在桌边，脸上带着选美皇后般的满满自信。

嗨，朱莉。大家一如往常地跟她打招呼。欢迎她的人看到的是一张优雅的脸，这张脸一向都是苍白的，但今天却因为激动而通红。在座的黑人和白人朋友同时惊问：哎，朱莉，放轻松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座中有几个是她大学时代的朋友，一个是失业的新闻

① L.A.是 Los Angeles 的缩写。（本书注释大多数为译者注，原注将另行标明。）

② EL-AY 是 L.A.的变音。

③ 旧金山是个深具嬉皮士精神的城市，洛杉矶则要拘谨许多。

记者,现在为出国的人看家,还有一对专为群众集会或流行音乐会喷横幅的男女。听了她的陈述后,他们都愤愤不平:什么烂城市!住的都是一群鸟人!

“他们在乎的只是到达目的地……”

但他们又以为他们去的目的地有什么了不起的?——说这话的是他们中间的食客,他顶着个闪闪发亮的秃脑袋,两耳后各留有一绺灰发。虽然他从未发表过作品,但从小就被母亲认定是个诗人和哲学家。

“对白种男性来说,没有什么比羞辱一个女司机更有乐趣了。”

“粗鲁家伙的性兴奋剂。”

“有个人向我吼了一句……听起来像是‘ldikaza…mlungu’。是‘白种婊子’的意思吗?”她问她的黑人朋友。

“论不堪入耳的程度是差不多。唉,这是个什么城市,老天!”

“不过帮我忙的也是黑人。”

“别傻了,他们不过是想讨些钱。”

几个朋友告诉她下一条街就有一家修车厂。她挥一挥手便离开他们,车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。

她感到呼吸灼热。那些钢铁车头与闪亮的牙齿又重现在她眼前。她心里对它们深恶痛绝。心脏在她肋骨下面像拳头一样砰砰直敲,急促的呼吸仿佛想从她锁骨的部位直冲出来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她正在沿街走着。事情都过去了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她绕过了街角。没什么大不了的,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她耸耸肩。不过是场交通堵塞罢了。

一如她朋友所说,修车厂就在那里。她走进去,店里的寻常景象让她的心情恢复了平静:像伤患般搁在油压起重机上的汽车,放在长凳上的工具、饮水机、塑胶杯子和外带食物的盒子,一部正在

喋喋不休的收音机。有个男的躺在一辆车子下面,只看得到下半身。店里还有两个人忙着跟某种吵闹的机器打交道,以手势示意她有什么事就去找车身下的那个人谈。她说了声抱歉,车身下的那个男人随即蠕动了几下,爬了出来。那是一个年轻人,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,长长的手垂在长长的手臂下,两手都是油污。他的长相和其他两个男的(一个是白人,一个是黑人,正在用南非语交谈)都不同,但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一双带蓝色阴影的黑眼睛。他听着她说话,但没有任何表情,也没有发表意见。她在他的静默中等了一阵子。

你们可以派个人过去看一看吗?……车就在街的转角。

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。稍等一分钟,我洗个手就好。

他带了一个没有包带的胀鼓鼓的包,里面放着新的汽车电池和一些工具。人行道上人来人往,她要跟他并肩而行显得左支右绌,但她又不想走在前面,把他当成仆从那样。他默不作声地把车子重新发动起来,然后载着她,把车开回修车厂。

车子的点火装置仍然有些毛病,至于是什么毛病,我还说不上来。你继续开它的话,还会再抛锚。

那我就把它留在你这里好了。而且,我想也应该保养一下了。

它上一次抛锚是什么时候?

她微微一笑,觉得自己像在受责备。我不记得了。

你开它开多久了?

我也不记得了。

他缓缓地点头,并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:当然,这就是你们这种人的腔调。

我要拿车前会先打电话过来。你的大名是……?

就说找阿布杜。

她让车子在修车厂待了两三天才打电话过去。接电话的人说负责修她车子那个技工出去了,但显然车子还没有修好。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反正她爸爸还有第三辆车可供她随意使用。那是一辆漂亮的“路虎”(Rover)古董车,是她爸爸在苏富比一个拍卖会上买的,重新烤过漆,但很少使用。那是一辆属于“市郊区”^①的车子,本来是绝不会有人把它开到 EL-AY 咖啡馆所在的街区去的。当她按照一个马路老大的指示把车停好以后,路过的人都围上前来,啧啧称奇,就像是看到外星生物。她不太担心车子会被偷:它太抢眼了,不容易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走;而且也太过时了,零件卖不了多少钱。但她却不喜欢把它展露在朋友面前,因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家世背景再一次展露给他们。尽管她现在已不再住在“市郊区”,而是搬到了一间曾经作为仆役宿舍的后院小村屋里,但她毕竟是在“市郊区”长大的。有一个星期天,当她早上醒来,喝着咖啡和有药效的矿泉水时(前晚她跟一票朋友在一家夜总会狂欢,那里有一个小号手是他们的朋友),发现有三个快乐的小孩——连同一个手抱小婴儿的——就坐在闪光的引擎盖上,玩那个水星造型的车徽。如果她爸爸知道这车还可以充当小孩的玩具,大概只会淡淡一笑。不过她却不敢告诉他此事,因为她不想让他年轻的太太知道车子被开到了不适当的地方——这位女士对丈夫财产的守护一向都不遗余力。

第二个星期,当她把父亲的车子停好下车时,那个修车工刚好打旁边经过。他立刻停下来,转身看着它。

这车子……对不起。他有一点诚惶诚恐,觉得自己就像在搭讪一个陌生人。

不是我的!然后她报出了身份:我只想来拿车子!说完就笑

^① 白人居住的高级住宅区。

了起来。

他开始想起,眼前这个人是他的一个客户,是他曾卧身其下的一辆车的主人。哦,对……要到星期四才会好。我们得到代理商那里去拿一个配电器。

他走到另一个角度去打量“路虎”。有多古老了?是什么样的车型?

我真的不知道。是借来的,不是我的,这一点可以肯定。

我从未看过这种车……只在照片里见过。

以前它们都是在英国生产的。很久以前了,在我们出生以前。你爱车子?一个整天要跟车子内脏打交道的人也会爱车子?

我不会说“爱”,那是另一回事。我只是觉得它漂亮。很多东西都可以是漂亮的。

但显然不包括我那一辆。除了你说的那个配什么东西以外,还有没有哪里不妥的?听你的口气就像它被整个拆开来修过一遍似的。

你为什么还要开它呢?你应该买一辆新的。

他转过身,再一次打量“路虎”:眼前这辆车子是她买得起一辆新车的铁证。

既然你都把我的车子修好了,我为什么还要买一辆新的?

他眯起了眼睛——一双在太阳光下显得乌黑水亮的眼睛——显得很有震慑感。因为你继续开它会有危险。说不定什么部件会突然失灵,让你送命。我找不到……(他没有把话说完,也许他想到的那个字眼是属于另一种语言的)我无法预先为你防范。

就算我换了新车,别人的车子一样有可能会失灵,把我撞死,对不对?

那就是你的命,但你不应该这样想。

命。

她觉得很有趣：真有这东西吗？我相信有这东西吗？不过你显然相信有。

向偶遇者敞开——这是她和一票朋友的信念，也是他们认为生活值得继续的部分原因。我们干吗不去喝杯咖啡呢？你有空吗？

现在是我的午餐时间。他的嘴角因为犹豫而微微下弯，不过随即绽放出笑容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她笑。她会提出邀请，是因为她瞥见在这个男人身上深藏着某种吸引人的东西，尽管这种东西此时已被他轮廓分明的唇、雪白的牙齿和跟脸庞一样黑的两撇八字须所遮盖。看来，他大有可能有着印度或马来半岛的血统；就像她一样，是一两个世纪以前移民至此的祖先的后代。

她自己的祖先来自萨福克和科克郡；而他的祖先，则有可能来自吉吉拉特邦或东印度群岛。

EL-AY 咖啡馆。

她的朋友很可能是坐在室内的老地方。但她并没有向内张望，而是挑了露天座位的一角。

人们在偶遇中（当然是指男女间的偶遇），总是会避免谈有可能引起误会的话题，而只谈自己是在做什么——也就是只谈自己的工作，避而不谈其他方面。这个男人方才提起过一个大字眼——命，但此时此刻，最好不要碰触这种会涉及信仰的话题，而只谈一件事：一个开着路虎的人（虽然她坚持这辆车是借的）和靠卧在别人车身下为生的他，都需要一种获得面包的方法。不管他祖籍是哪，既然他就跟她一样，是属于同一代的本地人，就不会不知道，“面包”所指的是金钱而不是真正的面包。但她发现自己说起话来很忸怩，而这显然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和对方有着大不相同的“命”：她开的是一辆“路虎”（但她没告诉他那是她爸爸的），而他只能卧在她那辆老爷车的车身下。

我在做些什么,你在做些什么。这大概就是唯一可谈的话题。

我不知道后来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的。我本来是想当律师的,我有这个雄心,是念高中的时候。我的一个阿姨就是律师,我有一次到法庭听她进行反诘问,她穿着黑色的皱褶长袍,头戴白色假发,样子帅呆了。不过基于各种原因……我念了两年法学院就休学了。之后我念了一下语言学……然后就不知不觉干起了公关工作,为基金会的募款会、慈善晚会、名流的音乐会和流行音乐歌手、乐团做中介。大家都说好羡慕我可以接触到那么多名人。但事实上我也会接触到一些讨厌的人,但必须对他们客客气气,必须阿谀奉承。我不打算在这一行待太久。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,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她已经开始自我解剖了。

你这一行可以赚到很多钱,对不对?

我们收的是佣金,多或少要看我引进的是什么等级。

他喝一口咖啡就停一下,时间间隔很均匀,就像是经过计算的。他大概不打算再说话了:因为不管她表现得多么尊重他,他一定还是会觉得她的这个邀约,有着屈尊俯就的意味。等他喝完最后一口咖啡,大概就会站起来,说声谢谢,然后离开。所以,她得赶紧想个话题,来修补这个偶遇。

你怎么样?

她一开口,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!因为这样子,就暴露出她对他在感兴趣。接着,她似乎听到他吸了一口气,好像是在想怎样处理这个问题,怎样处理她。但接下来,他只是把手伸向糖盅。她急忙把糖盅推给他,他挖起了一小调羹的糖,加到所余无几的咖啡里。如果情愿,他就会说话;如果不情愿,他就会保持沉默。那是由不得她的。

我做过很多工作,待过不同的国家。

也许这也是一个过生活的好办法。

就像他们不想要你，说那不是你的国家，你是个没有国家的人。

这不是我们的国家吗？

是你的国家。

哦，我还以为你就像我一样是本地人。不过能出外透透气也是好事。我在美国住过一年。对我来说，多换几个国家住住，是不错的主意。

哪里让我进去，我就去哪里。

你本来是住在……？她试探性地问。现在，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。

他说出一个她几乎没听过的国家名字。那是殖民强权在离开时强行分割出来的一个国家，是一个政教合一、政治迫害和贫穷迫害并行的国家。

那边过去的情况很糟。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

过去如此，现在也是如此。

但你住在这里不是好好的吗？对不对？

这时，他把咖啡杯放回杯托上，然后是小调羹，然后站起来，准备离开。

谢谢你，我得回去工作了。

她也站了起来。是星期四，对吗？

先打电话过来比较保险。

我是朱莉。

但他却说：谁？你要找哪一位？

我是找你修车子的那个。你说星期四会好的。

哦，是你，对不起，这里太吵了。车子已经好了，你来拿就

行了。

在修车厂里，他把一张账目明细递给坐在办公室里的老板；她已付过钱。

一切都妥当了吗？你确定吗？

他微微耸一耸肩。如果你不放心，我可以陪你去试车。

他坐进了乘客座；她在修车厂地板上的杂物之间迅速倒车，以显示自己是个有技术的司机。他们开过街角，驶过溢流的沟渠，时而在紧急刹车的小巴士或出租车后面停住，时而穿行于一些双层巴士之间，时而闪避像鱼群一样在马路上闪进闪出的行人。她很自在，因为她现在又是乱窜车流的一部分了。她一面开车一面说话。

你仍然认为我该买辆新车？

这样比较明智。下一次又会有哪里坏掉，而你得为修这老爷车再付一次钱。

我想买一辆二手的。你觉得这个主意如何？如果我看中一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的忙？我希望有个内行人帮我打开引擎盖看一看。

你想的话，我就帮你好了。

太棒了。说不定你还可以帮我留意谁有二手好车要卖的？你应该有听过……

我可以帮你留意。你想要什么样子的？

不是“路虎”，这一点可以绝对肯定！

唔。但你是要双门的、四门的还是自排的呢……我需要知道诸如此类的事项。

EL-AY 咖啡馆前面刚好有个停车位。她遵照一个拿着胶毒瓶的黑人的手势把车停好。他俩一面讨论哪个车型和价位的车子适合她，一面走向通向露天平台的台阶。这一次他们走进了室

内，——这一次他被带到她一票朋友的桌子前。

“嗨，朱莉。”大家把椅子挪了一挪。

“这位是阿布杜，他要为我物色一辆新车。”

“嗨，阿布杜。”(这个名字在他们听来像是阿布杜拉曼的缩写，那是开普敦的马来人中很常见的名字。)这群朋友不会问你是谁、你来自哪里之类的敏感问题——这恰恰是中产阶级的惧外症的对立面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通过旁敲侧击，很快知道了他的背景。不，他不是从开普敦来的。很快，他就不再是个“修车工”，而成为一位朋友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这个群体的规模无时无刻不在扩大。

他告诉大家自己来自何处，他们其中一人听过这个灰暗国家的名字。他们接着又得知，这个修车工是个大学毕业生(大学的名字则谁也没听过)，念的是经济学。不过在那地狱般的地方，他是不可能找到一份教职的(也许是因为他属于或不属于某个宗教或政治派系，或是没有钱送礼)。别说教职，在那里也许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。没有工作机会，没有发展。你能指望在沙漠里长出什么来呢？政治腐败、宗教迫害、边界冲突。他们全以为自己懂那个地区的事情，他们告诉他有关他的国家的一切。不过接下来，他说了一番话，让朱莉明白了当初他对她说的令她不解的那几句话^①。“但我不能说那是‘我的国家’，因为有些人画了一条线。在我父亲年轻的时代，他们把资格给了那些唯利是图的有钱人。所以说，又有哪一个国家，我可以说是我的呢？”

跟他们在一起，他的英语已经够用，而他们则毫不避讳地问他，影响他现在口音的母语是什么语言。他的外国人身份让座中

^① 指阿布杜对她说过的：“就像他们不想要你，说那不是你的国家，你是个没有国家的人。”

一个女孩子很感兴趣，因为她刚皈依了一种作为生活方式、而非炫耀自己民族高人一等的信仰。她满怀希望地问道：

“你是佛教徒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。”

然后，他站了起来，他得走了。他又恢复了修车工的身份，他属于一个体力劳动的世界。他走以后，他们其中一个低头沉思，把一根火柴折了又折。“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油糊猴^①，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学会修车子那一套的。”

另一个人知道答案。

“需要造就能耐。在一个不想要你的国家唯一可以生存的办法只有两个，不是从事体力劳动就是加入黑社会。”

一个星期过去了。看来，她是不会再看到他了。这种事，经常发生在这票朋友和他们所偶遇的人之间：“唔，你上次带来的那个女的到哪里去了，就是你说她替某个部长撰写演讲稿的那个？”“她好像离开这城市了。”“还有那个家伙呢？他这个人蛮有意思的，说什么要把一些街头少年组织成街头艺人，在电影院外面表演打鼓。他有没有把计划付诸实行？”“他现在干些什么我可是完全不知道。”

两个星期过去了。那个修车工如果想找她，自然知道该上哪儿找。一个星期六的早上，他来到 EL-AY 咖啡馆告诉她，帮她找到车子了。修车厂星期六是休息的，所以他现在穿着的是烫得直挺的牛仔裤、玫瑰红色的衬衫，脖子上缠着一条漩涡纹路的围巾。他们坚持要他坐下来喝杯咖啡。座中有一个人过生日，因此咖啡又很快换成了红葡萄酒。但他是不喝酒的。看到她举起玻璃酒杯时，他说：我帮你找到一辆车子了。

① grease-monkey，指飞机和汽车等方面的机械工或修理工。